

學匯

日一十三月七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無得室閑話

老梅

友人云：「車馬軌、書同文，都有希望，火車即同軌，世界語即同文。」我當時下一轉語，云：「不如車無軌，書無文，無軌電車，今已實行，無文之書，不必無文字。質直說理，無文飾即是，或以白話文當之亦可。以此推之，物同價，不若物無價，（穀粟如水火，清風明日不用一錢買。）數同類，不若數無類，人同等，不若人無等，方同科，不若力無科，（無）則自然同了！」

朱佛公近著新社會組織的研究，甚有條理，可以取法。其志在撲滅政治制度、資本制度、家庭制度，與政府主義相近，惟主張勞動酬金，又似是馬克斯主義。但主張各人職務雖有分別，這個金數目，却相去不遠，或者竟相等，可以曰「勞同酬」。以前條例之，不若直截了當。曰「勞無酬」。顏子雖無伐善施勞，即是無政府時代，賢勞者自顯為大羣白蠹義務，不計報酬。現今資本世界，尚有此等純潔人。何況將來？大約為無報酬則懶惰之說所惑，不知將來社會，對於賢勞的報酬，只說「好」，就得了，「羅素曾見及此，」對於惰者，只以嘲笑嘲報之居矣。還是無酬為是，以免與資本相混！

記得十一歲時，在解州書肆，翻看一本小說，名「一本萬利富翁傳」。前邊插幾幅畫，有一人鑽進錢眼裡，標名「錢士命」。看其內容，第一回把個錢的魔力和壞處說了一個透澈痛快。再往後翻，但記得他連中俗典，如數家珍。又形容小人國、屋甚低小，正用着「在他膝下過，焉敢不點頭」兩句現成話。以為妙手。却未購買，（因少時記憶力甚強，有過目不忘的樣子，小說書隨手翻閱，即記大略故。）及壯年研究社會問題，每到與人閑話「金錢萬惡」時，便想起此書，却無購買處，竊以為失傳了。三十九歲時，在上海小書攤上，忽睹此書，欣然如見「孩提之交」，急以十文銅錢買到手裡，看第一回，仍不失為一篇警激文話。惟結局歸到勸善規過，未嘗想出廢除「這個」的方法，是為缺點。當攝錄其中曾說，以供呢咀金錢的參攷品！

（未完）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叙

傳

（一）

哈士譯

幼年時代(三十六)

▲俄皇尼古拉一世時代兵役之苦况

▲吾家農奴安得列二十五之兵役

當尼古拉一世的時代的兵役制度，和現在大不相同，每遇招募新補充兵的時節，都是由地主從自己的農奴中間，選擇相當人員，充當的了。照當時的法令，農奴本應什村落受臨時的徵募，但是既經被雇為地主家的僕人，就可受特別的待遇，所以凡為地主家奴的農奴，就不得不從從地主的命令，不然，則地主一定仍舊要送他到補充兵隊裡去當兵，另外雇入已經免役的補充兵、來補他的缺呢！

當時的陸軍服役，很是悲慘，常設種種口實，延長服役的期限，所以差不多有服役到二十五年的了。倘若是不苦的生活，二十五年固也不算苦，但是當時的兵役，確是苦不可當，休說二十五年，就是二十五小時，恐怕我們也受不住呢，所以當時做了兵卒的人，就彷彿和受了死刑的宣告一樣，臨行的時候，定要和自己的親戚朋友，永別的了。入了兵營以後，那苦役更不堪言，少有過失，就一定要受軍官的笞刑，倘若遇着殘暴的軍官，那就更不堪設想了！雖在專門教育貴族子弟的學校，也是非常的嚴厲，假或遇着有吸煙的學生，校長或教員，就要用水棒，當着全校學生的面前，重打一千多下。當那痛打的時候，還特意派一位校醫，立在學生的身旁，非等到學生的脈，快要停止的時候，是決不停刑的了！所以常有軍官學校的學生，因為受刑出血過多，以至昏迷不省人事，總將他送到病院去了呢！當時的陸

軍學校司令官密克哈爾大公爵，原是一位很殘暴的人，每年中間，總要見幾回那樣殘暴的刑罰，總得滿意，所以常因為軍官學校校長沒有處罰學生，就將他辭退，看那大公爵彈劾校長的命令中間，總是一訓練不力」一句考語罷了。

至於當時兵卒所受的醒刑，更不是言語可以形容，我且將大概的情形說了出來，諸君當可以想見的了。

是怎樣的酷刑呢？就是先命一千兵士，各人手中拿着一支小指一般大的木棒，排成兩行，再令那犯罪的人，從那二千兵卒隊伍中間，通過三四次或八九次，那一千兵卒，每人每次重擊一回，所以每進行一次，就要受一千回打擊，並且還要派一位軍官，在旁監視，倘若那一千兵卒中間，有打得不重的人，他還不肯罷休，所以每受一次酷刑，就一定弄到血肉橫飛的了！唉！未免太殘忍罷！倘若打到半途出了血，就送往病院，派人看管，等到傷痕治好，纔可宣告免刑，有時或等到臨死的時候，纔向着屍首宣告免罪呢！總而言之：俄皇尼古拉一世和皇弟密克哈爾，實是殘忍的人，赦免的事，決不是他們能實行的了！所以他兩人常恐嚇部下的人道：「我是以權威命令你。萬不許你有受刑以後再能生存的呢！」

我家中的僕人，一知道要送他補充兵的時候，就和受了死刑宣告一樣，全家僕婢，都要表示一種憂恨的威情。我父親却還要先將他鎖起來，派人監視，為甚麼呢？因為防他圖謀自殺罷了。等到解的馬車，已經拖到門前的時候，就有一位看守人，將那僕人（就是將要去當補充兵的僕人，）帶了出來，和大家告別其餘的僕婢，就一齊把他圍住，勸慰他一回。只見他還低着頭，向大家說道：

「我做錯了！現在既已做出那樣意外的錯事，實無面目對各位的了！請各位恕罪罷！」那種淒慘的聲調，真是令人落淚慄慄呢！倘

若遇着那犯罪的僕人，還有父母住在鄉間，他的父母就要特意進城來和他永訣，那犯罪的人，一見了他的父母，就雙膝跪在他父母的面前，請他父母受他一拜，那時候他父母和他的親戚，就向他唱一段悲痛的歌詞，彷彿和送葬的挽歌差不多，只聽見他們唱道：「汝勿罪吾等罷！汝到他鄉，誰能慰汝啦！誰能將汝由殘忍軍的手中救出來呢！唉！唉！」

我家農奴安得利，也就是這樣的送往補充兵營，去當了二十五年的悲慘的兵役，所以他從來預想的幸福，都成了泡影了。唉！可憐！

(未完)

一生

續

莫泊三
著
殘紅譯

第三章 拉馬先生

下一星期日男爵夫人和約翰去做彌撒，表示對於他們牧師的欽敬心，儀式之後還等着見教士請他下一個星期四吃點心。他親熱熱熱的牽着一個長大青年的胳膊從聖器房裏走出來。她一看見這兩個貴婦人，他便嘆道：

「多麼湊巧呵！允許我，男爵夫人和約翰姑娘給你們介紹你們的鄉人，拉馬伯爵先生。」

伯爵說他早就想和他們結識，接着便體體面面的敘談起來，他有一羣女人們所夢想而男人們所厭惡的臉子，他的波紋的黑髮覆在光滑的，太陽曬黑的額上，直直的兩道長眉看見幾乎像做作的，黑鬚鬚的蓋着他的黑眼睛，眼白上有一點淺藍色、

他的濃密的長眼睫毛起點得他那種在社會上客廳裡練出來的吐詞纏綿動聽，能令鄉下的女兒們提着個籃子掉回臉來環視他，他眼光的魔

力能把人在他思想深處戳一個印子，更可加重他的極低的語言。他的鬍子，美麗而光澤，掩住了微高的牙牀、

兩天以後，拉馬先生頭一次拜訪他們去，他們正爭論着擺一張新長凳最高的位置呢。伯爵見男爵夫人和瑪丈夫爭辨，他便贊成着男爵夫人

拉馬先生細細的敘述村裏如畫的景色，好像無意之間，他的眼睛和約翰的相遇，她對於這流露出多情的驚嘆和醒覺的同情的急忙閃避的警視覺着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去年死了的，拉馬先生的父親認識男爵夫人的一個知己朋友、克爾陀先生，這事便引起無窮的關於家族，親戚，年月，等等的話來，她在兒童時代聽過的名字也都喚了起來，又引出許多的記念、

男爵的性情不喜歡交游，他的信仰和偏執又和他們那一般人不同，多少知道點鄰右的家族，從伯爵問起他們來，答道：

「哦，這一區裡很沒有多少世家，」正如他說「這些山上很沒有多少鬼子，」他便一一的數起：有可憐的侯爵、腦曼貴族的領袖、白里士未爾伯爵和伯爵夫人，有錢的人，和佛爾未爾伯爵，一個妖魔，人們說他變過他的老婆，像個惡人似的住在那池上建築的勿利來別墅裏，到各處求財的人們頭頭還有少數暴發的富戶，伯爵却不知道他們。

他走的時候，他隨後又望了約翰，好像是一種特別的柔情和深切的告辭。男爵夫人極歡喜他，男爵也說：「是呀，果真，他是一個貴族。」他下一星期就被請來吃飯，從此以後就時常來。

他通常約莫午後四點鐘來，和眼着男爵夫人走她的路，「她做她的練習，」瑪所叫做她每日的散步的時候他便戴上階梯去扶着她。約

輪在家的時候，他便在母親的那一傍走着，扶着她，三個人便慢慢的從路頭走去又從那頭回來。他輕易不直接和約翰說話，他的眼睛却幾次和她的相遇。

他同約翰和男爵到易泊去過好幾次。一天晚上，他們在海岸上的時候，拉替克老爹也沒有動他的烟筒便和他說道：

約翰懇求似的握住他的手。

「聽着這風，男爵先生，我們明天去易時陀極容易回來的。」

「哦爸爸我們就去吧！」

男爵向拉馬先生轉回身來：

「你願意和我們相跟去嗎，伯爵？我們到那裏吃早飯。」

事情登時決定了，從天明約翰就起來等着她父親慢慢穿衣服，他們在露水中穿過平地從鳥兒唱着的樹林過去。伯爵和拉替克老爹坐在一個絞盤上。

另有兩個船夫在岸上把船推出，船登時浮在水上，他們都占住兩位，兩個船夫還在岸上往出推，一股穩悠悠的微風輕輕的在海面上吹着，他們扯起了帆，微微一轉，便滴滴溜溜的駛去，陸地上右面高聳的懸崖在他脚下撒開一片影子，各處一片片的綠草調和了他那單調的白色，那邊，他們背後，褐色的帆也從非凱槽口出來，他們面前看見一堵奇形怪狀的巖石，圓圓的、上頭有些裂口，窺見就像一頭無限大的象蹶起他的鼻子立在水上一般，那是易時陀的一個小口岸。

(未完)

兩個工人談話

安利科馬賽特著
李少輝譯

(魏連) 你這個少年人，我想你自從到了市面上走走，把書來念，拿字來寫，倒學出一張利嘴，可以同律師辯駁了，我的話是講

(解克)

不過你。但是現在你要告訴我，外間說，你們要想把無論甚麼人民財產，都要偷出來，這句話，到底是實有其事嗎？好呀！現在繼續到本文了。外間的話是不對底，我們並不要偷人家所有底東西。我們所希望的，是平民百姓，把有錢人底產業，拿出來變成公有，使大家都可以利益均沾。這個那里是偷呀。不過我們平民百姓，把我們自己的東西，重新再拿回頭就是了。

(魏連)

甚麼？那些紳士們底產業，都是我們自己的嗎？你現在講的，可是就是這個意思嗎？

(解克)

真真一點都不錯，怎樣不是我們自己底產業，怎麼不是我們大家底產業。現在我要問你，那一個把我們產業，給了有錢的人，他們這樣賺着這許多產業，他們有甚麼權利可以霸佔？他們有甚麼理由可以保留？

(魏連)

都是他們底祖宗留給他們的。

(未完)

新社會組織的研究

朱佛公

個人不能自給自衣，自耕自食，自築自居，便不能孤獨生活，不能孤獨生活便不能不有社會，有社會便不能不有社會的組織。

舊社會的組織，經過歷代的試驗，他的成績上的結晶，就是「萬惡」兩個字，我們要跳出這「萬惡」的範圍，一定要用全副精神把舊社會的組織打破，我們既要把舊社會的組織打破，就不可不先有新社會的組織的一種具體辦法、預備做替代品，這就是我做這篇新社會組織的研究的緣起。

送以三及清平赴安邊

藍悟

歸思若是縈繞深，
且共臨語話開心。

漠漠的洪荒望遙遙，

沙磧的槍涼是如此悽其！

☆ ☆ ☆ ☆ ☆

朔風若是冷襲身，

新莽披熱抗霧野。

漠漠的洪荒望無際，

沙磧的槍涼是如此悽其！

☆ ☆ ☆ ☆ ☆

黃沙若是幻形禽，

望衆莫憶京城墟。

漠漠的洪荒望根根，

沙磧的槍涼是如此悽其！

☆ ☆ ☆ ☆ ☆

離別

(一)

何處的風兒，

他伊吹去了，

明月如畫，

茶烟對我靜坐。

(二)

學 編

敬亭

世上的路途，

原都如此呵！

悲哀喜笑，

與藝術家供點材料。

(三)

他爲伊哭，

我因伊笑，這顯戲兒，

漏出兩樣癡網。

☆ ☆ ☆

睡

藤心華

睡僵的死屍呵！

你果死錯否？

在你呵！——只有模糊的夢幻，

在我聽鳴的，——只有你未死的斷念之象徵聲呵！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爲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驚什。常思都華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事於腦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數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彙一癡願，闢此關於「學圃」中，請同人鑒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前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彙數豐足時，再行編訂。

五

老梅持白。

感興 (其二)

戴瀟

戴瀟紅羅襪，分服連妖姬，可憐何處婦，身上無完衣，厥首如飛蓬，朝朝采桑枝，花間鳥未鳴，尚云委起遲，不願識兒啼，惟恐春蠶餓！

雲南戴瀟，字古村，清島遼南人，右數詩見「樸學書夜談」，(胡撰著)

本刊特別啟事

本刊昨載「民錄」第六期稿已輯好，因他事不能出版，現此事已無問題，民錄仍由本刊照常代印此啟。
學滙編輯部

附 錄

七月份學滙目錄

- 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自敘傳 (二日至三十一日) 胎上譯
- 入獄始末記 (二日至七日) 老梅
- 反對女子參政運動底我見 (二日) 任備
- 二十年我的進化觀 (二日至三日) 風亦雲
- 雜知識 (二日) 金拓
- 波 小我反動的一封信 (二日) 劍波
- 大會事答樹庭 (二日) 劍波
- 長亭會 (二日) 趙居厚
- 今日之我 (二日) 小我
- 謝志消息 (二日) 老梅
- 謝前登(男女問題討論之六) (二日) 香魂

- 遊越善山雜句 (三日) 一鵬
- 湖的一把小刀 (三日) 金拓
- 情代史麗 (三日至六日) 蕭一山
- 巴士阿拉著者之路歷 (五日至十四日) 老梅補譯
- 我的夢見女郎 (五日) 羅漫
- 離過 (五日) 羅漫
- 弔亡友 (五日) 敬亭
- 農人噴水後之感想 (六日) 志平
- 向光明路上走 (六日) 邦輔
- 鏡裡的影弟 (六日) 承烈
- 君子隱惡而揚善 (六日) 一鵬
- 無極室開話 (六日) 老梅
- 士麼嗎道德 (七日至九日又十一日) 老梅
- 翁陶然亭記 (七日至九日又十一日) 老梅
- 討論愛人像片後的感想 (七日至九日) 敬亭
- 論女子參政的一封信 (七日) 莫省吾
- 讀友人浪遊德鄉歌 (七日) 關文
- 青年都應該去當兵 (七日) 莫省吾
- 赴京雜感 (八日) 奉台
- 無政府大會以前之小組職 (八日) 許傑
- 寄給樹庭一封信——討論大會事 (八日) 謝開
- 哭波姊 (九日) 桃金秀
- 承認工學教育主義應幹的運動 (九日) 助勞

答 慈的疑問

我的勝人

悲歌

新桃花園

對於中國無政府大會的感想與提議 (十日)

紀事道上

無道羅口

偶成

人生宗樂利論

雜鳴

討論大會的應聲

裁兵

寫意

談主觀

評泉黨康有為在津講演劇

情人將近

雜歌

子房死矣

對於吾黨大會未成立以前之意見

關於大會的意見

今後革命黨人應有的覺悟

贈伊

掃髮後之微笑

(九日)

(十日)

(十日)

(十日)至(十四日)又十四日至二十

(十二日)又二十五日又二十八日

(十一日)

(十一)

(十)

(十二日—二十四)

(十二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三日)

(十三日—十四)

(十四—十七)

(十四日)

(十四日)

(十四)

(十四)

(十六日)

(十六日)

(十六日)

(十六日)

老梅

老梅

芳吉

哀鳴

春台

前人

前人

張弛

邦輔

有麟

劍波

安貽

真我

老梅

高錫著

艾欣島

一三

吳梓人

葉華

學詠

革甫

了紅

革命軍隊與反革命軍隊

勝利

北海晚眺

覺民社宣言與簡章

香港晚景

讀了夜未央以後

今年不若家庭幸福了!

海邊的鹽奴

日本股出記

真經雜譯

淚海

痴燕兒

盟南方去

黎明

探薇

明朝之回

七八老人傳

偶成

良辰

瘋了!

寫實頭等車

短世

我見

望同志們幫助我們繼續新村

兩個溪流的对照

(七日至一九日)

(七日)

(七日)

(七日)

(七日)

(八日)

(八日)

(八日—二十二日)

(九日)

(九日)

(九日)

(九日)

(十九日)

(十九日)

(二十日—二十四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人前

覺民社

赤華

顏華

光緒

六不知

大杉

老梅

亦不如

敬亭

一蓮

黎民

桑原

貴雲

赤雲

鏡端

郭輔

心聲

春台

老梅

六不知

王學斌

必夏

激卿

一封給安派同志公開的信

愛的悲哀

科學真理與平民革命

舟中

一生

默齋

未來的仙境

文學六家解

大會 應有的預備

空虛了罷

別離

花哇

曉露

表示我現對於召集大會的態度

男女關係之進化

兩個工人談話

傷痕

悲劇之淚

風雨

送以三及治年是安邊

離別

新社會組織的研究

平民叫苦集

即日書成

(二四日—二五日)

(二四日)

(二五—二九日)

(二五—二八日)

(二六—三十一日)

(二六日)

(二六日)

(二六—二八日)

(二六日)

(二七日)

(二七日)

(二七日)

(二八日)

(二八日)

(二八日)

(二九日至三十日)

(二九日至三十一日)

(二九日)

(二九日)

(三十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孔裏我

春台

少陵

法國莫治三著

紅

心華

張弛

六不如

柳鳴

濶聊

蓬先艾

心華

劍波

法國謝勞爾魯德

爾機著非子重譯

安利科馬費特

太原著李穆譯

先艾

先艾

抑鳴

靈悟

敬亭

心華

朱佛公

濟輿金道

兄告仇

與克詞

逃難

負新行

誌成

貧士歌

豆莖行

朝飲馬送陳子出塞

拾麥謠

湘東戰役有感

烏樞曲擬張可業

廢居行

白竹歌

陌上桑

島上曲

織婦嘆

商人婦

急抗推歌

由大龍驛達常德途中即事

憂旱

觀刈麥其一

觀刈麥其二

棄兒歌

成興 (其一)

成興 (其二)

(七—九日)

(八日)

(八日)

(八日)

(九日)

(九日)

(十一日)

(十一日)

(十三日)

(十三日)

(十七日)

(十七日)

(二十日)

(二十日)

(二十二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濟鄒世元

唐杜甫

失名

元施耐庵

明李夢陽

明李夢陽

明李夢陽

亦雲

芷洲

謝期

民國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本刊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月出一冊	冊數
二元四角四分	一元二角四分	三角三分九分	本京外
六角八分	八角四分	三角三分九分	郵費在內埠

編輯者 國風日報社

發行者 國風日報社

北京魏染胡同

印刷者 同昌印刷局

